

心窗  
片羽

## 副业变现的背后

□朱朱

经常能在各种公众号上看到副业变现的软文,已婚失婚妇女通过副业变现,从蓬头垢面变成精致的美女,换房、买车,获得家庭和社会的尊重,成功从生活的漩涡中逃离。这个副业可以是读书、录音、做短视频,读者的关注度完全在副业月入过万,对于其中如何读书、如何录音、如何能做流量巨大的短视频,只字不提,只是放了一个几块钱几天的课程,而且承诺全勤打卡全额退款。

周末跟人下午茶的时候提到短视频,也说起这样的课程现在满天飞。有人怀疑这是个骗局,其实不是,很多课程干货满满,讲易经、讲养生,教你学唱歌、练气息。而且学员很多,群里互动频繁,稍慢一步就得爬好久的楼才能看到前面的提问,作业完成得比学校里一课一练还要认真。全勤打卡真的会退学费,但大头在后面,意犹未尽的人会花大价钱买后面的课程,短则一星期,长则几个月。有些课程的背后是用户庞大的读书平台,看上去离软文上写的月入过万咫尺之遥。

一个朋友听他电台的一个朋友说,真的去报了一个业内知名人士的变现班。那个知名人士原来也是学金融的声音变现小白,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动画配音,充分发挥声音特长慢慢积累了很多市场资源,开发课程的同时还出了书。电台的朋友原本是想通过业余时间赚点钱,课程内容在其次,因为他本来就很专业,每次作业都是A,慢慢升到平台签约后才发现,真要达到软文当中的境界,远比文章里写的要难得多,并不是那些被困在生活里的家庭妇女能做到的。除去声音变现以外,读书变现同样如此。

不管人们的看法如何,风起云涌的网络让很多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去收发室拿文件,发现赵师傅正窝在里间看手机,还专门买个支架放在靠背椅上。他说在看调解,还是直播,凑近了一看,全是素人,没专业、没背景,说的都是家长里短,但粉丝量巨大。好多人看不明白这种视频的价值,网络时代下的所有普通人都可以成为明星,有了流量就有了商业价值。但有人为了增加流量和人气,用的那些手段还真有些非主流。

在指责这些内容的质量参差不齐的同时,不能否认的是,因为听书和视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大众吸收的途径。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听书,三分钟视频就能讲完一个电影,有些公号特别爱拍小家庭夫妻相处的小故事,广大女性们不用去看波伏娃,也能觉醒。只是,破坏了人们细读精读的欲望,拍成的视频和声音都是加了滤镜的东西,人还是应该静下来用自己的心去理解和品味,天天囫囵吞枣难免会消化不良。

人人都想改变命运,勇气和行动力很重要,有一定的辨识力和清醒的头脑更重要。副业变现不是不可能,但并非轻而易举,说不定比把主业做好更加困难。

绿萼暗香  
窦豪正

## 冰心在野

□马国福

一

当一块冰爬在一树梅花上取暖时会是什么样子?

元旦清晨,我在小区散步时注意到小区一期和二期的拱门旁边有一棵蜡梅,拱门顶上的雪融化后顺着瓦片的方向,滑滑梯一样,落在梅树上,结成冰凌,有的梅花被包在里面,形成一个冰柱、冰锥,堪比琥珀。

试想一下,当冰借助寒风的威力,发起攻势,缓缓蔓延扩张,占据梅花树的版图,直至梅花完全被囚禁在冰柱里面,面临一种意想不到的困境,梅花近乎窒息,它会不会呐喊?它的一缕芳魂就这样被极寒天气的冰雪封锁,那蜡黄的花骨朵无法发表它的宣言,世界因为一块冰按下暂停键。这个时候,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冰清玉洁。

所有的一切都是静止的,可这静止的状态下隐藏着惊心动魄的细节。当一滴冰水举起它的斧子,落向墙角的蜡梅,梅花没有丝毫的惊慌,它只是平静地接受了这种现实,冰借走它的体温,封住它散发香味的喉咙,它就像一个哲学家一样沉默、沉默,一直在冷峻中沉默,冰就是它修行的道场,冰就是它的手术室。冰就是它的雕刻刀,时间会毁灭一切,时间会成就一切,冰无非是借助了时间的车辙,选择在此

歇脚,考验一种古老的植物能否突破藩篱。

当太阳出来,温度升高,冰自然会融化,仿佛一种交接仪式,太阳收回它黑夜里被占据的国土,并顺从太阳的意志,自觉退出不属于它的领地。

岑寂不分时空,不分节令。春日岑寂,草木于萧瑟之中穿新衣戴新冠;夏日岑寂,蝉声平静,修复聒噪过后的宁静;秋日岑寂,霜冷芦花,白首对月;冬日岑寂,雪落无声,寒风奔腾。岑寂冷峻,冷峻岑寂。一个个幽微的场面将不同的风物凝聚在不同的时空,给一个平静的词赋予多种意义,构成了一个人对这个世界亲密的爱恋和崇敬。

二

天气阴沉,有天早上脑子里突然迸出柳宗元的那首千古名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还有李白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独坐敬亭山》)杜甫的“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白居易的“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琵琶行》)这些诗歌中有大孤独、大岑寂,实际上更是一种哲学意境。天地人融为一体,实虚交错,时空腾挪,大小互衬,更多的空来自内心的孤独岑寂,这是中国美学的留白,只有一颗孤独的灵魂与天地江山对话。

## 冬野亦春

□孙同林

冬天的田野,似乎比秋天还要多出几分色彩。

早上,上班的路上,我看到路边停靠着一辆架子车,车上装着一只大塑料桶,一个中年女子正从大桶向喷雾器里注水。在“大桶车”后面的蔬菜大田里,有几个女人在向蔬菜上喷农药,绿油油的蔬菜、绿油油的田野,好一派生机勃勃的样子,哪里有一点冬天的意思,如果不是看女子们身上的穿着,我真不敢相信这是冬天田野上的景象。

我了解到,这片菜地是由一名叫王刚的种田大户前年从周边十几个农户手中流转过来的,面积大约二十多亩的样子。原来年年都是一茬麦子一茬稻种植模式,自王刚经营以后改变了,王刚在上面种上了特种蔬菜,于是,这景致便常常出现反季节现象,应

该金黄的秋天,偏偏有绿的颜色;明明是灰冷的冬天,倒有了浓浓的绿意。

过天,再从那片蔬菜地经过的时候,又是一辆车停靠在路边,不过,车子换成了一辆工具车,车子上装满了袋子,一个人正一边卸货,一边拆袋子口,又是几个人在地里作业,他们是在撒肥料,他们的动作和姿势几乎是一致的,从桶儿里抓一把肥料,向蔬菜上撒去,再抓一把,再撒……

转天,下起了雨,雨日的冬天有点儿冷。再次从蔬菜地经过的时候,没有看到人。我将车子停在菜地边,耳朵里是一片沙沙沙的声音,真好听,是雨点打在阔大菜叶上发出的声音。原来王刚掌握着天气的动向呢,知道有晴好天气就抓紧喷药水治虫,知道要下雨了,就预先将肥料布下地。他们

玉兰一瓣

立冬后,每天清晨都有霜露。有天早上散步时一棵冬青树上一面蜘蛛网引起了我的注意,那蜘蛛网如一块祖母用的手卷,不大,细密有序、逻辑层次很清楚。蜘蛛不知躲哪儿去了,它是高明的军师,懂得如何在恰当的时候发起致命一击。蜘蛛网上落满了细细的水珠,阳光射下来,发出晶莹的光。没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嘈杂,而是一片亮晶晶的岑寂。这么多露珠将她高贵的身子、脚步、唇交给蜘蛛网,在蜘蛛的棋盘上与天地明月下一盘棋,这无声的交响,气势一点也不恢弘,寂静地如同一只梅花鹿将嘴唇悄悄伸进一泓清泉,悄然低饮天地佳酿。

我被这些细微的事物打动。想必蜘蛛渴了也会吃掉露珠这枚棋子吧?

初冬时节,花木凋零,世界一片寂静,可是小区外河边绿化带里几棵山楂树上零零星星地还开着花,有的花还是花骨朵。这奇怪的物候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们孤独屹立在树梢的最高处,那些倔强蹲在枝头的花儿,不向寒风缴械,不肯凋零的脾性多么像西北人的耿直。是在守候一场雪?是在邀约一片明月?凋零不是殉道,枯萎不是消亡,美在轮回,点点芳魂擎着铮骨在升腾。

它们在岑寂中,把自己长成了初冬时节的钻石。

芬芳一叶

这是在种田,也是在编剧,他们懂得提前埋下伏笔、留下悬念。

细看地里,连片几十亩,种的全是菠菜。这种菠菜与我们这里的老菜种有些不同,有着硕大的叶片、肥厚的叶面,就连那绿也似乎比我们这里的菠菜浓一些。我以为这种菜一定是一种抗寒品种,即使这样寒冷的天气,它也没有一点萎缩抖索,反而显得精神饱满、意气风发。

正当我呆呆地看菜地的时候,一只白色大鸟自河边上飞了过来,白鸟在菜地的上空飞了一圈,就又回到河边去了,它是来侦察吗?有没有发现什么新情况?我想,这一定是一只留鸟,它似乎不觉得冷,或者是看到了绿色,便以为春天已经来了。

事实上,我跟这只白鸟也有几分相似,爱上了这片绿色,还有这冬野的春光。